

周作人著

書房一角

藝文叢書一

藝文社

書 叢 文 藝

角 一 房 書

著 人 作 周

社 文 藝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三十日發行

定價七圓

著者 周 作 人

北京阜成門外北體士路

發行兼印刷者 祝 惺 元

北京阜成門外北體士路

印刷所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體士路

發行所 新民印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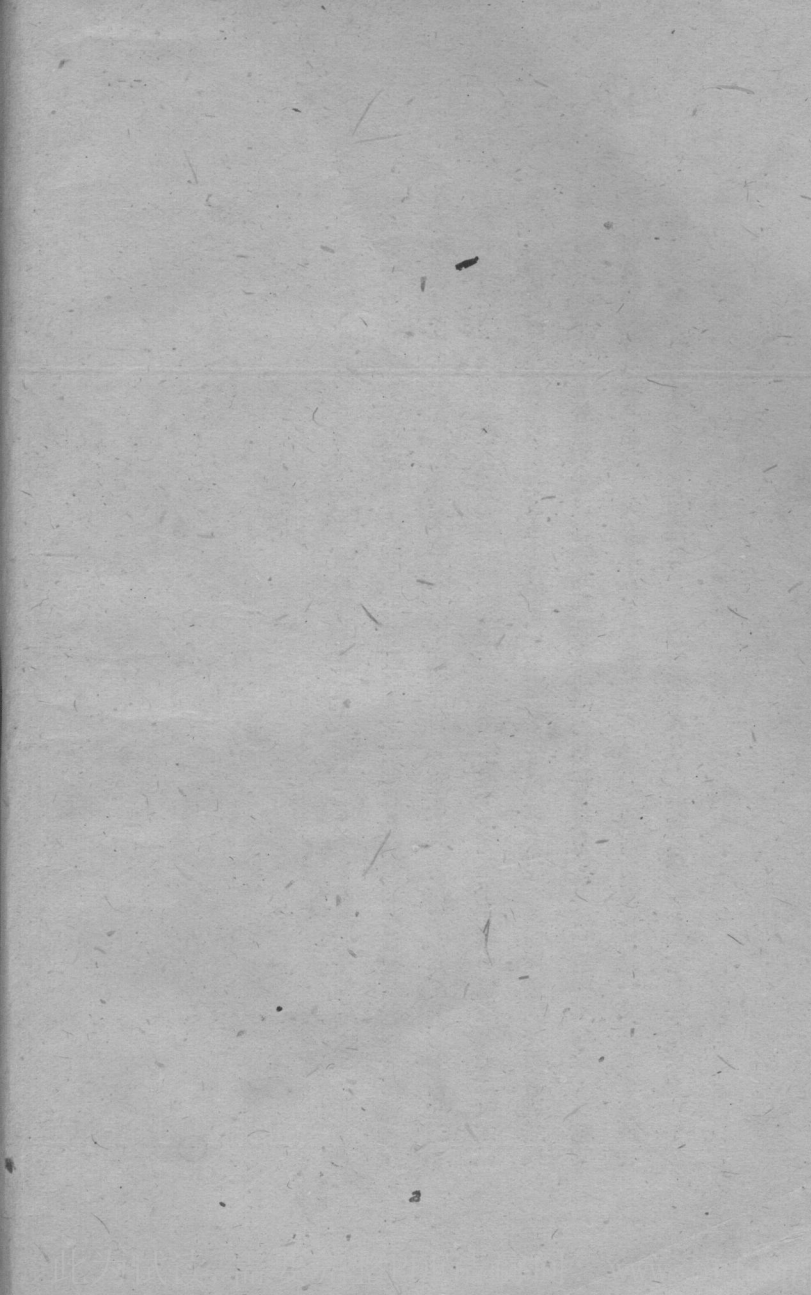
書 房 一 角



電話② 二一三〇

新序

本書所收凡四部分，即是一，舊書回想記二十八則，二，桑下叢談四十四則，三，看書偶記六十一則，四，看書餘記五十八則，共計一百九十一則也。藥堂語錄後記所云讀書消遣，讀過之後或有感想，常取片紙記其大概，久之積一二百則，便是這些東西，其五十則編爲語錄，已於年前付刊，如將這些合算起來，那麼這二百餘篇已差不多完全了。其中也還有些比較太枯燥，或是寫得太率直的，留下了不曾編入，不過這裡可以說一句話，我所寫的於讀者或無興趣，那是當然的，至於強不知以爲知的那麼說謊話，我想是沒有。至於知道得不周全，說錯的話，那自然是不免的。語云，人非聖人，孰能無過。又云，過則勿憚改。此一節甚希望在讀者能加以指教，在著者亦不敢不加勉也。民國癸未九月，舊曆秋分節，知堂記於北京。



原序

從前有人說過，自己的書齋不可給人家看見，因為這是危險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

這話是頗有幾分道理的，一個人做文章，說好聽話，都並不難，只一看他所讀的書，至少便顛出一點斤兩來了。我自己很不湊巧，既無書齋，亦無客廳，平常只可在一間堆書的房子裡，放了幾把椅子，接見來客，有時自己覺得像是小市的舊書攤的掌櫃，未免有點惶恐。本來客人不多，大抵只是極熟的幾個朋友，但亦不無例外，有些熟人介紹同來的，自然不能不見。儒林外史裡高翰林說馬純上雜覽，我的雜覽過於馬君，不行自不待言，例如性的心理，恐怕至今還有許多正統派聽了要搖頭，於我却極有關係，我覺得這是一部道德的書，其力量過於多少冊的性理，使我稍有覺悟，立定平常而真實的人生觀。可是，偶然女客枉顧，特別是女作家，我看

對她的玻璃書房中立著奧國醫師鮑耶爾的著書，名曰女人你是什麼，便也覺得有點失敗了，生怕客人或者要不喜歡。這時候，我就深信或人的話不錯，書房的確不該開放，雖然這里我所顧慮的是別人的不高興，並不是爲了自己的出醜之故，因爲在這一點我是向來不大介意的。

我寫文章，始於光緒乙巳，於今已有三十六年了。這個期間可以分做三節，其一是乙巳至民國十年頃，多翻譯外國作品，其二是民國十一年以後，寫批評文章，其三是民國廿一年以後，只寫隨筆，或稱讀書錄，我則云看書偶記，似更簡明的當。古人云，禍從口出，我寫文章向來有不利，但這第三期爲尤甚，因爲在這裡差不多都講自己所讀的書，把書房的一角公開給人家看了。可是這有什麼辦法呢。我的理想只是那麼平常而真實的人生，凡是熱狂的與虛華的，無論善或是惡，皆爲我所不喜歡，又凡有主張議論，假如覺得自己不想去做，或是不預備講給自己子女聽的，也決不隨便寫出來公之於世，那麼其結果自然只能是老老實實的自白，雖然如韋實齋所說，自具枷杖供狀，被人看去破綻，也實在是沒有法子。其實這些文章不寫也可以，本來於自己大抵是無益有損的，現在却還是寫下去，難道真是有癮，像打馬將似的麼？這未必然，近幾年來只以舊書當紙烟消遣，此外無他嗜好，隨時寫些小文，多少還是希望有用，去年在

一篇文章的末尾曾說過，深信此種東西於學子有益，故聊復饒舌，若是爲個人計，最好還是裝痴聾下去，何苦費了工夫與心思來報告自己所讀何書乎。我說過文學無用，蓋文學是說藝術的著作，用乃是政治的宣傳或道德的教訓，若是我們寫文章，只是以筆代舌，一篇寫在紙上的尋常說話而已，不可有作用，卻不可無意思，雖未必能真有好處，亦總當如是想，否則浪費紙墨何爲，誠不如去及時放風箏之爲愈矣。

不佞讀書甚雜，大抵以想知道平凡的人道爲中心，這些雜覽多不過是敲門之磚，但是對於各個的磚也常有些愛着，因此我所說的話就也多趨於雜，不大有文章能表出我的中心的意見。我喜歡知道動物生活，兩性關係，原始文明，道德變遷這些閑事，覺得青年們如懂得些也是好事情，有點功夫便來拉扯的說一點，關於我所感覺興趣的學問方面都稍說及，只有醫學史這一項，雖然我很有偏好，英國勝家與日本富士川的書十年來總是放在座右，却不曾有機會讓我作一兩回文抄公，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十分可惜。近來三四年久不買外國書了，一天十小時閑臥看書，都是木板線裝本，紙墨敝惡，內容亦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偶然寫篇文章，自然也只是關於這種舊書的了。這是書房的另一角，恐怕比從前要顯得更寒儉了罷。這當然是的，却是未必

全是。以前所寫較長一點，內容乃是點滴零碎的，現在文章更瑣屑了，往往寫不到五六百字，但我想或者有時說的更簡要亦未可知，因為這裡所說都是中國事情，自己覺得別無所知，對於本國的思想與文章總想知道，或者也還能知道少許，假如這少許又能多少借了雜覽之力，有點他自己的根本，那麼這就是最大的幸運了。書房本來沒有幾個角落，逐漸拿來披露，除了醫學史部分外，似乎也太缺遠慮，不過我想這樣的暴露還是心口如一，比起前代老儒在四書章句底下放着一冊金瓶梅，給學徒看破，總要好一點，蓋金瓶梅與四書章句一樣的都看過，但不曾把誰隱藏在誰的底下也。廿九年二月廿六日。

書房一角 目次

新序

1

原序

3

卷一

舊書回想記二十八則

1

卷二

桑下叢談四十四則

41

卷三

看書偶記六十一則

79

卷四

看書餘記五十八則

139

書房一角各卷細目

191

舊書回想記

一 引 言

近幾年在家多閑，只翻看舊書，不說消遣，實在乃是過癮而已，有如抽紙煙的人，手嘴閑空，便似無聊，但在不佞則是只圖遮眼也。舊書固然以線裝書爲大宗，外國書也並不是沒有，不過以金圓論價，如何買得起，假如我有買一冊現代叢書的錢，也就可以買一部藕香零拾來，一堆三十二本，足夠好些日子的翻閱了。從前買的洋書原來是出版不久的新本，安放在架上，有些看過早已忘了，有些還未細看，但總有點愛戀，不肯賣掉或是送人，看看一年的過去，一算已是二三十年，自然就變成了舊書，正如人也變成老人一樣。這種在書架上放舊了的書，往往比買來的更會有意思，因爲和他有一段歷史，所以成爲多少回想的資料。但是這也與書的

內容有關係，如或有一部書看了特別佩服或歡喜，那麼歷史雖短情分也可以很深，有時想到也想執筆記述幾行，以爲紀念，新舊中外都無一定，今統稱之曰舊書，止表示與新刊介紹不同云耳。回想是個人的事，這里免不了有些主觀與偏見，不過有一句話可以說明，無論如何總不想越過常識，蓋假如沒有這個做燈標，讀新舊書都要上當，何況作文說話，更將大錯而特錯，則吾豈敢。日前曾寫小文曰書房一角，已有做起講之意，而因循不果，今番似是另起爐灶，實則還是此意思，故重複話今亦不再說也。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北平。

二 瑪伽耳人的詩

提到洋文舊書，我第一想起來的總是那甸加利育珂摩耳的一本小說，名曰骷髏所說。這是我於一九〇六年到東京後在本鄉真砂町所買的第一本舊書，因此不但認識了相模屋舊書店，也就與甸加利文學發生了關係。只可惜英國不大喜歡翻譯小國的東西，除了賈洛耳特書局所出若干小說外不易覓求，不比德文譯本那樣的多，可是賴希博士的甸加利文學論也於一八九八年在那書局出版，非常可喜，在我看來實在比一九〇六年的利特耳教授著甸加利文學史還要覺得有意

思。其第二十七章是講裴象飛的，當時會譯爲艱深的古文，題曰裴象飛詩論，登在雜誌河南上，後來登出上半，中途停刊，下半的譯稿也就不可考了。但是現在我要想說的不是這些，乃是今年春間所買一本鮑林的瑪伽耳人的詩。此書出版於一八三〇年，已是一百年前了，爲英國介紹匈牙利文學最早的一冊書，在參考書目中早聞其名，今於無意中忽然得到，真是偶然之至。集中收詩人二十六，詩九十六，民謠六十四，而不見裴象飛，這也正是當然的，這位愛國詩人那時他才只有七歲呢，及一八六六年鮑林又刊裴象飛譯詩集約八十首，則已在詩人戰死十七年之後矣。余譯珂小說，於戊申成匈奴奇士錄，庚戌成黃薔薇，唯以未成密克薩德小說爲恨，中隔三十年，忽又得鮑林之書讀之，則與匈牙利文學之緣分似又非偶然也。取珂密克薩德舊小說，拂塵土，摩挲披閱，仍覺可喜，或者再動筆來譯聖彼得的雨傘乎？此正不可必也。

三 童 話

以前曾有一個時候，我頗留意找外國的童話，這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其實童話我到現在還是有興味，不過後來漸偏於民俗學的方面，而當初大抵是文學的，所以在從司各得叢書中

得到哈志蘭以及葉支所編英倫愛耳蘭童話集的時候，不免有點失望，雖然岩谷小波那樣複述的世界童話集也覺得不滿意。大約那時的意見只承認童話有兩大類，一是文藝的，如丹麥安徒生所作，一是自然的，如德國格林兄弟所集錄者，是也。但是安徒生那樣的天才，世間少有，而德國又不大新奇，因為當時注意的也是西歐以外的文學，所以童話用了同樣的看法，最看重的是東北歐方面的出品。這些在英譯本中當然不會多，湊巧在十九紀末期出了一個怪人，名為尼斯貝忒，他專翻譯許多奇怪國語的書，我買到他所譯匈牙利芬蘭丹麥俄國的小說，童話集中最可喜的三種也正都是他的譯本。一是俄國，二是哥薩克，三是土耳其，根據匈牙利文譯出，後附羅馬尼亞的一部分。他懂的方言真不少，也肯不辭勞苦的多譯，想起來還覺得可以佩服感激。這三冊書各值六先令，本不算貴，當時省節學費買來，也著實不容易，雖然陀耳譯的俄國童話有複製的比利平插畫，價美金二圓，要高出四分之一，也終於勉力買到，至今並為我書架的鎮守。民國以後格林一類的書也要蒐集了，覺得哈志蘭的分類編法很有意義，他的童話之科學與麥克洛支的小說之童年二書成為童話的最好參考書，別方面的安徒生也另行蒐集，雖然童話全集英譯以克萊格夫婦本為佳，培因却亦有譯本，又據說英文安徒生傳也以培因所著

爲最，可惜我未曾得到，雖有別的二三本，大率平平，或不及勃蘭特斯之長論更能得要領也。
十一月廿一日。

四 歌 謠

民國初年我蒐集外國歌謠的書，最初只注意於兒歌，又覺得這東西禁不起重譯，所以也只收原文著錄的，這就限於英文日文兩種了。英文本的兒歌蒐了沒有多少種，後來也不會引伸到民歌裏去，可是這裏有一冊書我還是很歡喜，這是安特路朗所編的兒歌之書。此書出板於一八九七年，有勃路克的好些插畫，分類編排，共十四類，有序言及後記，很有意思，因爲朗氏是人類學派的神話學家，又是有蘇格蘭特色的文人，我的佩服他這裏或者有點偏向也未可知。日本方面最記得的是前田林編的日本民謠全集，正續二冊，皆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刊，正集附有日本兒童的歌一篇譯文，小泉八雲原著，見一九零一年出版的日本雜誌中，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事，蓋以前不曾有過這種文章也。以後湯朝竹山人著書俚謠等有十餘冊，藤井乙男藤田德太郎編各歌謠集，高野辰之的日本歌謠集成十二大冊，陸續出板，寒齋亦大抵收置，近幾

年來却沒有翻過一頁，現在想到，只找出故上田敏博士校注的一冊小唄來，把序文重讀了一遍，不禁感慨係之。此書於大正四年（一九一五）由阿蘭陀書房刊行，不久絕板，六年後再由阿耳斯重刊，這兩種本子我都蒐到，再板本的書品不知怎的總有點不如了。書中所收是兩種民謠小集，即山家鳥蟲歌與小歌總覽各一卷，世間已有複刻，本非珍書，唯上田博士以西洋文學專家而校刊此書，序文中引古今西詩爲證，歌中有語不雅馴處去其字，而於小注中加拉了譯語，凡此皆足以見其人平日之風格，每一展觀，常不禁微笑者也。此等學人，今已不可再得，若竹山人用力雖勤，但並不是文藝或學問中人也。十一月二十三日。

五 匈加利小說

民國前在東京所讀外國小說差不多全是英文重譯本，以斯拉夫及巴耳幹各民族爲主，這種情形大約直到民十還是如此。這裏邊最不能忘記的是匈加利的小說。賈洛耳特書店出版的小說不知道爲什麼印的那麼講究，瓦忒曼似的紙，金頂，布裝，樸素優美而且結實，民初在浙東水鄉放了幾年，有些都長過蠟，書面彷彿是白雲風的樣子了，但是育珂摩耳的短篇集一冊，還有

波蘭洛什微支女士的小說策人，總算倖而免，真是可喜的事。我對於匈加利小說有好感，這是理由之一。其次是當時我們承認匈加利人是黃種，雖然在照相上看來，裴象飛還有點像，育西加與育珂等人已顯然是亞利安面貌了。但他們的名字與歐人不同，寫起來都是先姓後名，如英譯稱摩理斯育珂，而其自署則必曰育珂摩耳，這一節似乎比印度人還要更是東方的，在三十年前講民族主義的時代怎能不感到興趣，而其影響便多少留遺一點下來，到現今還未消滅。現在想起來這匈加利的黃白問題頗是曖昧，也不值得怎麼注意，不過從前總有過這麼一回事，有如因腹瀉而抽了幾口雅片，腹疾早愈而煙槍也已放下，但記憶上這口煙味也還會少少存留的。至於小說有寫得好的，那也不會忘記，可是這並不限於那一民族，密克薩德著聖彼得的雨傘的確還想翻譯，別國的却也還有，如波蘭顯克微支著得勝的巴耳德克，俄國庫普林著阿勒薩，日本坂本文泉子著如夢記，皆是，就只可惜無此工夫，其實或是無此決心耳。十一月二十五日。

六 醫學史

漢文的醫藥書我所有的只是一部大板的本草綱目，有四十本之多，不過他的用處也只等於群芳